

著名學文國合聯

獄

譯等建光伍 適胡



刊店書流鉄

心獄

哈代原著 伍光建譯

(原名 *For Conscience's Sake* 譯自 *Thomas Hardy: Life's Little Tronies*)

米拉邦先生住在倫敦很清靜的一條街，門牌十一號。出入的時刻是很有準的。年紀大約有五十歲。人家說雖不算富翁，却是很有幾個錢；是個未娶過妻的人，搭住在拓晤尼太太家裏。人是很冷落的，沒得什麼親密朋友；認得他的人也不去打聽他的事體。他這個人心裏好像是沒得什麼心思的，也無所謂隱藏，也無什麼心事可以告訴人的。人家不過從他口中偶然流露出來的話曉得他是生在

某處鄉間，少年時到了倫敦一間銀行辦事，慢慢升到很有大責任的席位。後來他父親死了，他承受了很好的遺產，故此未到老就歸隱了。

有一次他病了好幾天；有一天晚上飯後，丙登醫生走過來同他看病，同他圍爐吸煙。他的病原是不要緊的，兩個人坐在那裏閒談。

米拉邦搖頭對醫生說道：『丙登！我很寂寞，你想不到我那樣寂寞。我年紀越大，我對於我自己越是不滿意。我今天偶然遇着一件事，使我尤其覺得寂寞；因為我忽然想起我二十年前答應過要作的事，至今都未曾如約照辦。對於世上平常的事，人家都當我是個說話算數的人；說什麼就作什麼的。也許是因為我向來有信用，故此我從前答應過至今還未照辦的事，令我覺得加倍難過。你是曉得的，我們晚上睡覺，想起了大門未關，或是想起白天應該寫的回信未寫，是覺得很不安，睡得不甚甜的。我今天的感覺，就是這樣。』

他說到這裏，兩人不响。他的眼只管向西望。

他又說道：『我這些年來因為公事忙碌，我把這件事擱下，却不能十分忘記這件事。今天我看見法律公報上登了一件事，同我那件事大略相同；我重新又很想念我自己這件事。我可以很簡單的這

件事告訴你：『你是個閱歷很深的人，聽了恐怕要笑我臉皮太薄。我是在某府某鄉生的，我二十一歲到倫敦來，我未來之先，戀愛一個同我年紀相等的女子。我答應娶她，我討了她的便宜，却不娶她。現在我還是個未娶妻的男子。』

醫生說道：『這種事我們聽過不止一次的了。』

他點頭。

又說道：『我走開之後，當時我以為毫無響嚙，很得了便宜，覺得自己很勝利。但是我處世日久，心裏總丟不開這件事；常令我心裏難過。我對你說句老實話：並不是因為良心上過不去，實在是因為覺得我自己太卑鄙。譬如我同你借五十鎊金錢，答應你什麼時候到期我不還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很不夠人格。假使我曉得你到期很等錢用，我覺得更難為情。我對於那個女子的事是一樣的。我却毫不動心的不娶她，不以爲卑鄙，反以爲勝利；那女子還生了一個孩子，我雖然給他們多少養贍費，我却不受罪，反叫女子受罪！這就是我事後難過的情形。現在是事隔多年，我也老了，她也老了，然而我常常覺得我自己太卑鄙，太不自重了。』

丙登說道：『我很能領略，但是也看各人的性情；有許多人早已把這種事忘記了。假使你是要過

親，有了兒女，你也許會忘記了。那女子曾另嫁人麼？」

他答道：「她並未嫁人；她後來離開了那地方，到了某府某地。那裏沒得人認得她。她所住的這個地方，我是極少得到的。兩三年前我偶然路過，打聽出來。她住在那裏很久，好像是教音樂過活；但是我離開她之後，從未再見過她，再會面恐怕不認得她了。」

丙登問道：「那孩子還活麼？」

米拉邦說：「是個女孩子；我很知道這女孩子活了好幾年；現在是死是活，我却不曉得。倘若是活的話，這時候早已嫁人了。」

丙登問道：「女孩子的娘是個好好的良家女子麼？」

他答道：「是的，是個有知識很安靜的女子。面貌不過是平常，並不見得能動人，也不算是不能動人。當我們初認識的時候，她的家景不如我的好；我告訴過你，我的父親是個訟師，她是音樂店的女伙計。有人對我說，因為我們不能門當戶對，勸我不要娶她，故此生出這樣結果。」

丙登說道：「我只能說事隔二十年，要想補救也來不及的了。這時候也許用不着補救的了。你只好當作是一件已過之事，不必憶記在心。若是母女二人此時還活在世間，或是兩人之中有一個活在

世間，你若是有餘錢的話，可以分些給他們。」

他答道：『我餘錢是有，不過是很有限的；我還有很窮的親戚要我照應。恐怕我的窮親戚的景況比他們還不如。假使我是很有錢的話，我覺得不能花錢蓋過我的前愆的。我當日並未答應她錢財，我當日告訴她的是我們將來恐怕要同過苦日子；但是我却答應過娶她爲妻。』

丙登站起來要走，好像是要說笑話的對他說道：『只有去找她同她行結婚禮。』他答道：『丙登！你所說的顯然是句笑話；但是我並不想娶妻，我一向是一個人過慣的，我還是要一個人過。我這個人天生我是個鰥夫，性情習氣，況且我雖然還是恭敬她，却毫無愛情。我心裏看這個女人不過很望她好；却覺得她這個人無趣味。立刻我去找她，也不過是補過。』

丙登很詫異的問道：『你當真的要去找她麼？』

他答道：『我常常的想，假使辦得到，我很想辦。不過爲的是我自己的人格起見。』

丙登說道：『我盼望你走好運，你不久就病愈，只管試試看；但是事隔二十年，你一向都無舉動，我奉勸你此時可以不必。』

米拉邦聽了丙登醫生末後這兩句話，心裏却有點拿不定主意。立刻並無舉動。不久病好，却因爲

一時心急，把心中的祕密告訴他人，覺得心裏很不安。

但是日久心裏總還想恢復人格。過了四個月，有一天是春天早上，他居然搭火車向西去。

因爲未起程之一兩天前，他翻閱郵局姓名住址冊，看見那女子仍用假名住在某村。當日這女子離了本鄉之後，過了一二年，帶了孩子走來，住在某鄉，自稱是寡婦。此時光景大約還是同從前一樣。郵局冊子上載的是『佛郎令太太，佛郎令小姐教習音樂跳舞。』

米拉邦一到了某鄉，立刻不把行李帶去，先去找着那母女二人的住處。這所住處原在一個很當衆的地方，一找就找着了。門口掛了一面銅招牌，他却遲疑不敢進去，先在對門耍貨店樓上租一間房子，正對那母女二人的客廳，同時又是他們教跳舞的屋子。他在樓上正好打聽他們的消息，也可以親眼察看他母女二人的品行。他打聽出來那女兒名佛朗西士，母女二人名聲都很好，也還歡樂，很出力教學生，學生很好。寡婦很喜歡作公益事，每逢有什麼慈善會，或是宗教的音樂會，她都肯幫忙。她的女兒，每逢令節，都去教堂幫忙布置陳設，又在一間教堂裏奏風琴。母女二人都算是本鄉的安分良民。她們教音樂的時候，從朝至晚，略打開一點窗子，讓走過的人聽聽學生們唱歌，作爲一種告白；但是有許多人說，佛朗令太太靠出賃鋼琴，或經手出賣鋼琴的進款過活。

米拉邦聽了，也還喜歡；因爲這都是正當營業，聽了有點喜出望外。

他到了不久，就看見利安納（佛朗令太太名）他到了第二天的早上，看見這位太太站在大門口撐傘；人是很瘦，面貌還不算十分老，却露出很有心思的神色，與少年時候不同；穿的是黑衣服，很合寡婦的身分。隨後是女兒出來，模樣很像母親，身體比她母豐滿些，是很有決斷的神色，也同她母親一樣；走路微帶跳動，也與她母親少年的時候有點相同。

米拉邦看見之後，打定主意去見她們。翌日早上打發人送封信過去，說明有事奉訪，定的是當天晚上去見，因爲他們白天有功課太忙；這裏的措辭是要他們不必寫回信。

果然是並無回信，他卻反覺得有點詫異。

他約的是晚上八點鐘，屆時他去敲門，女僕不動的讓他進去。佛朗令太太就在教跳舞的大客廳見他，他原以爲在小客廳相見的；此時覺得詫異。他們睽違多年之後，這是初次再會了，彼此都很冷落的。那寡婦的神氣是很不願意見他的。

佛朗令太太先開口說道：「米拉邦先生你好麼？我的女兒在樓下會朋友，我只在這屋子見你。」

米拉邦說道：『你的女兒麼？也是我的女兒。』佛朗令太太趕快說道：『呀！是的，是的。』說話的神氣彷彿是久已忘記了，忽然想起的。隨即又說道：『你要顧住我，前事少提，我請你當我是個寡婦。』

那女的神氣是非常之冷落，他只能答道：『是的，利安納。』

他以為這女人一定要說些怪責他的話，大約是事隔多年，不堪舊事重提，故此一句怪責話都未出口。

米拉邦說道：『利安納，你是很自由的，我說的是結婚的話，並沒得什麼人得過你的答應或是……』

佛朗令太太很詫異的答道：『米拉邦先生，是的，很自由。』

米拉邦說道：『我要告訴你我為什麼事來的：二十年前我曾經答應過你娶你為妻，我現在走來踐約，我求上天赦我就延的罪。』

佛朗令太太更為詫異，却並不擾亂，不過有點愁顏，有點不以為然的神色。說道：『我此時不能作此想了，這樣一來，不過攪亂我的大局。我現在的進項還好，用不着什麼補助，我並無嫁人的意願。你為什麼會忽然走來談到這件事，我覺得很是非常的舉動。』

米拉邦答道：「原是非常舉動；我得告訴你這件事同愛情無相干，我卻很想同你結婚，我爲的是良心上過不去，我不能不踐約。我既然答應了你，我拋棄你是極喪德的事；我要未死之先作補過的事，我們將來相愛也許同二十年前一樣。」

那女人很懷疑的搖頭說道：「我心領你的好意；你卻要爲我的地位設想，你須曉得一來我不願意嫁人，我不能爲你的良心發現，改換了我此時的地位。我在此地是個有體面的人，我是受盡多少辛苦才能熬到今日的地位。簡單言之：我很不願意改變我的地位。我的女兒正在快要訂婚，要嫁與一個少年；這少年將來是個極好的丈夫。這門親事是很好的，那少年正在樓下。」

米拉邦問題：「女孩曉得我麼？」佛朗令太太說道：「她不曉得；他的父親是死了，埋葬了。你一聽就曉得我們的事體進行得很順手，我不願意驚動我們的進行。」

米拉邦點了頭說道：「也好」立起來就走，走到門又走回來。

說道：「利安納雖是這樣說，我是特爲走來一次，我看不出會發生什麼驚動。你不過是嫁給一個老朋友，你何妨再斟酌看。我們要記得這個女孩子，我們應該結婚的。」

佛朗令太太搖搖頭。

米拉邦說道：『我不再耽擱你，我一時還不去，你還可以讓我再來見你麼？』

佛朗令太太很帶點勉強，說道：『可以。』

米拉邦此次來，碰見了許多阻礙。雖然見了利安納，並不擾動二十年前的愛情；他卻很想勸到利安納答應同他結婚；然後覺得心安。他於是一連來看她們母女兩人好幾次。第一次見她的女兒的時候，心裏覺得很難爲情，卻同這個女兒不甚親愛。太太告訴女兒米拉邦的來意，女兒聽了，很不以爲然，母女兩人既不以他的意思爲然，他只管常來；這位太太並不喜歡，反覺得討厭。他看見女人如此的堅決，很有點詫異。隨後他說到道德上，那位太太才有一點心動。他對那太太說道：『我們爲道德起見，應該結婚的。』

佛朗令太太急了的說道：『我最初也是從道德方面想，卻不見得有充分的理由。我們分隔已經多年，我不能承認爲道德起見，我該同你結婚。你是曉得的，從前我們應該結婚的時候，我很願意同你結婚的。現在卻用不着什麼補救。』

他們這時候同站在窗口，看見一個教士打扮，臉上有點小鬍子的少年來敲門。利安納登時流露很關切的意思。

米拉邦問道：「這少年是誰？」

利安納答道：「是戀愛佛朗西士的人，很可惜，女兒不在家。呀！女僕告訴他我的女兒往什麼地方去了。他去找我的女兒，無論怎麼樣，我很盼望這件親事可以成功。」

米拉邦問道：「爲什麼不成功呢？」

利安納答道：「那少年此時還不能結婚，他現在離開了此地，我女兒同他見面的時候很少；從前他原是在這裏辦事的，現在他到了某村當副牧師，離這裏有一百五六十里路。他們少年男女彼此是默約好了的，但是男子的朋友們因爲我們所執的行業，很反對他們結婚。那男子以爲反對得毫無理由，不爲朋友們所動。」

米拉邦說道：「你若同我結了婚，就可以湊合他們的姻緣，不能如你所說反生窒礙的。」

利安納問道：「你看可以湊合麼？」

米拉邦說道：「你們不執這樣行業是一定可以湊合的。」

米拉邦是偶然得了這個機會，多少說動利安納，此後就執定這個主意往下做。利安納果然把這意思告訴了女兒，果然很減輕女兒反對的力量。

嫁他。

其後米拉邦不租人家的樓上住了，常常往來於倫敦同這個地方。末後勸到利安勉強的答應住家。

果然他們兩人就在最近的教堂行了結婚禮，把教音樂跳舞的事交別人接辦，他們就搬去倫敦。他們住在倫敦，副牧師也滿意；他既滿意，那位小姐也自然是滿意。副牧師因為常有事要到倫敦，順便可以看得他的所愛，就是路遠得多，也是高興的。

他們所住的房，鋪陳得很好，門口更收拾得好看。她們母女兩人這時候的地位，自然是比從前高得多。初到的時候是覺得很高興，再過幾時反覺得很寂寞，因為他們從前在鄉間日久，認得的人很多，差不多一百人之中有七十五個認得的。到了倫敦卻不然，米拉邦也不好批評他們為什麼反不高興。

他們到了倫敦不過一個月，覺得實在無聊，就去遊覽懷特島。柯普先生（副牧師名）特為去看小姐，他們兩個少年男女此時尚未正式訂婚，卻是彼此心照不宣，絕不會失望的。小姐並不是深於用情的人，還帶點霸道性，他的父親見了，未免有多少失望。但是念在是骨肉，很竭力設法的為女兒的好。她們介紹過柯普見米拉邦之後，柯普同他們盤桓了兩三天。他在那裏最末後的一天，僱了一條

小船，幾個人駛風同去遊海。剛好有點微風，扯起滿帆，那條小船去得很快。米拉邦們三個人就暈船，柯普却並不暈，還是很高興的。隨後看見他們三個暈得難過，只好駛回頭，幾個人面面相向，不發一言。

大凡一個人受了辛苦或受了驚怖或是暈船要在作嘔，面貌是會改變的；往往露出父母或是遠代祖宗的面貌來的。

那位小姐坐在米拉邦身邊，副牧師坐在小姐對面，常常對着小姐微笑。後來米拉邦同小姐因為暈船惡心，面貌都改變過了。副牧師此時一看米拉邦同小姐的面貌是一樣的，平常是看不出來的。

副牧師覺得很不可解，加倍的留心看他兩個人的面貌，忘了對小姐微笑，忘了拉小姐的手；小船攏岸的時候，他還在那裏出神。

他們登岸回家的時候，他們兩個人面貌相同的地方，慢慢都看不出來了。米拉邦還是米拉邦，小姐還是小姐，並無相似之處，好像剛才在海上偶然揭幕露出從前的故事來。

當天晚上，柯普問佛朗西士小姐道：『你的繼父是你母親的老表（或是堂兄弟姊妹）麼？』小姐答道：『不是的，他們並非親戚，不過是老朋友，你為什麼會這樣的猜？』

柯普也不解說，翌日告辭回去辦事。

柯普是個忠誠少年，人是很機靈的，他到了家之後，很想了這個人的面貌爲什麼這樣相像。不久就猜着內中的祕密，覺得自己所處的地位很不安。他從前原是在那鄉間當副牧師，認得她們母女二人的，後來戀愛上這位小姐，只因此時他還不能娶妻，故此未定婚。此時才明白佛朗令太太從前有祕密不可以告人的事，他就不肯同這家人結親。一個人坐在那裏歎氣，一方面是捨不得小姐，一方面是不同這家人生親密的關係。

若是用情很深的人是一切都不管的，因爲他自己是個教士，不能不慎重。他有許久不寫信給小姐，因爲心中有了芥蒂，提不起興致寫信。

當下來拉邦三人回到倫敦，小姐却逐漸着急起來，對着母親談起柯普來。她無知無覺的問她母親，爲什麼柯普會問她繼父是否同母親是堂表的親戚。母親叫她把柯普所問的話再說一遍，小姐果然再述一遍，却很留神看她母親的面色。

小姐說道：『他問我這句話其中有什麼驚人的意思麼？難道是他因爲這樣不寫信給我麼？』她母親聽了這兩句話，有點畏縮，並未把情節告訴她小姐，這時候也起首很是滿肚的疑團了。

當天晚上她偶然在她母親的臥室門口一站，第一次聽見他們夫妻反目的話。

這時候米拉邦太太站在梳妝桌前，她的丈夫在裏間的更衣室裏，兩眼看地板。

米拉邦太太對她丈夫說道：『你爲什麼第二次來擾亂我？你爲什麼拿良心的話強迫我，迫我同你結婚，免得你良心難過？我母女二人過日子過得好好的，我一生的志願只要我的女兒嫁給那位好少年；因爲你一來打攪，把他們的婚姻大事打散了。你爲什麼要闖進我的世界來？我受盡多少艱難困苦，才熬到在社會上立住腳，爭得一個好地位。』於是伏在桌上大哭。

米拉邦沒得話答他的太太。小姐回到自己屋裏，一夜睡不着。翌日早上吃早飯，還沒看見柯普有信來。就哀求母親去探望柯普，看看是否他害病。

米拉邦太太果然去探問，當天就回來。小姐臉上很着急很憔悴，走到車站迎母親。

事體都好麼？她母親不能說是都好，不過人的確並不是有病。

她跑去探望一次，才明白人家若是不願意的話，去找也是不中用的。母女二人坐馬車回家的時候，女兒一定要曉得爲什麼柯普不寫信給她，其中有什麼祕密。她的母親不能把當天柯普所說的話告訴女兒，只好告訴她柯普之所以翻悔全爲的是米拉邦同她結婚。

女兒問道：『他爲什麼找你？一定要你嫁他？你爲什麼要嫁他？』

這位小姐原是很聰明的，把證據情景連綴起來，成了片段，把他們從前的事猜着了。問她母親是不是的？她母親只好承認了。

佛朗西士小姐此時覺得非常之難爲情，非常之難過。既是這樣，怎麼能夠叫一個行爲很端正教士娶一個來歷不明的女子爲妻呢？她想到這一層，心裏難過到了不得，雙手掩面不響。

他們到了家，在米拉邦面前很用力節制住，不露痛苦。後來也忍不住了，等到米拉邦在椅子打盹的時候，母女二人就發作起來。

女兒先說道：『母親！你爲什麼那樣不中用，引仇人入室？他是你的倒運神，你就不該讓他進門。何況事隔多年，你還嫁他？假使你當日把情節告訴我，我一定有好言相勸你的；但是我雖覺得心裏痛苦到萬分，他娛了我終身大事，我不該怨恨他的。』

她母親說道：『我的女兒，我何嘗不同他相持呢？我何嘗不覺得我不該再同我的倒運神說話呢！無如我說了，多少，他總是不肯聽；他總說到良心，說到我的良心，我爲他所惑，才答應他的。我們在老地方住得好好的，人家都曉得我們。恭敬我們，忽然把我們搬走了。從前我們是怎樣的心滿意足，我們也無求於人，人家也無求於我們。到了這裏之後，樣樣雖然是很闊的，却是沒得人理我們，他說倫敦社會